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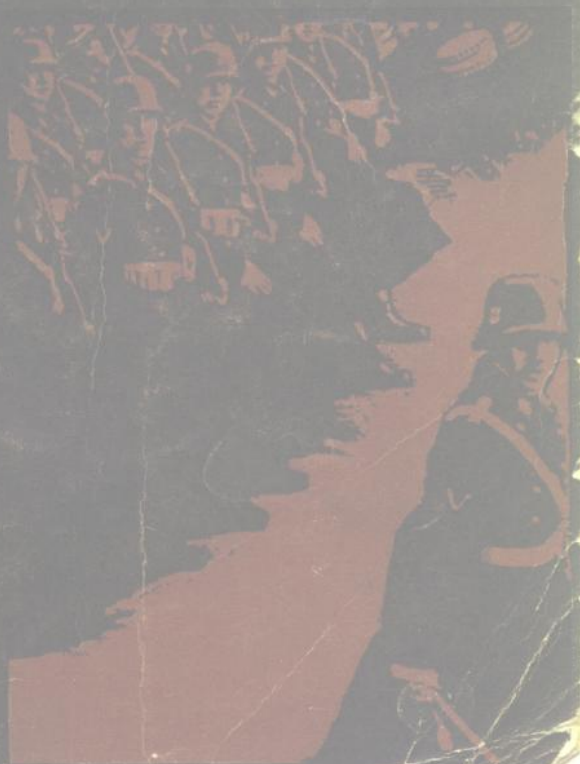
〔联邦德国〕 海因茨·赫内著

党卫队

——佩黼髅标志集团

Heinz Höhne
Der Orden
unter dem
Totenkopf

Die Geschichte der SS



商务印书馆

党 卫 队

佩 髑 髅 标 志 集 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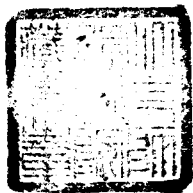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著

江 南 杨 西 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89214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年·北京

989214

Heinz Höhne
**ORDEN UNTER DEM TOTENKOPF
DIE GESCHICHTE DER SS**

根据联邦德国慕尼黑C. 贝特尔斯曼出版社1967年版本翻译

DǎNGWÈIDUÌ
PÈI DÚLÓUBIÀOZHÌ DE JÍTUÁN

党 卫 队

佩 爵 髅 标 志 集 团

〔联邦德国〕海因茨·赫内著

江 南 杨 西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排 版

统一书号：11017·631

1984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542千

印数 35,200册

印张 22 5/8

定价：2.80 元

中译本前言

1945年4月，在硝烟弥漫的德国本土上，第三帝国已经摇摇欲坠，濒于毁灭。4月下旬，党卫队头子希姆莱背着正在总理府邸地下室负隅顽抗的希特勒，企图单独与英、美洽降，未遂。几天后，希特勒死了。5月20日，希姆莱带着几名亲信畏罪潜逃，穿过荷尔斯泰因，渡过易北河，终被英军俘获，不久即怯懦自杀。尽管还有数以百计的党卫队大小头目外逃，乔装打扮，改名换姓，流窜于欧美各地，但是在战后，埋葬着数以百万计的受害者尸骨的大地时刻发出复仇之声，幸存的人们始终密切注视着这批逃犯的动向，跟踪追缉。1960年，躲藏在阿根廷的前党卫队头目、灭犹逃犯艾希曼被绑架送交以色列审判，被处以绞刑；1983年，前纳粹德国驻里昂的党卫队头目、杀人犯巴比被玻利维亚驱逐出境，押解到法国受审。诸如这类逃犯，迄今仍在追捕通缉中。风腥雨血的岁月已经过去，但人民对党卫队犯下的滔天罪行依然切齿痛恨，不会淡忘。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一面镜子。

党卫队是以希特勒为头子的纳粹党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最庞大、最凶恶的执行工具。希特勒在1923年发动十一月政变（即“啤酒店暴动”）失败后，纳粹党及其格斗组织——冲锋队被取缔，自己身陷囹圄，但于1924年年底即被提前释放。他出狱不久，继续纠集死党头目重新建党，但与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在重建冲锋队问题上发生分歧，乃于1925年决定另立纳粹党格斗组织——党卫队，使之逐步发展为党内与冲锋队相对立的集团，从而形成纳粹党内后来的激烈内讧。

党卫队先是纳粹主义的“中坚”组织，后为纳粹主义的恐怖集团，由1923年以来的“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和“本部警卫队”拼凑而成。最初的任务是保卫纳粹党及其党魁希特勒的人身安全，人数仅达二百八十人左右。从1929年起，这支党的警察部队由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领导。其成员只听命于希特勒一人，持有亚利安人出身证，身穿黑色制服，佩戴骷髅标志。这支队伍名义上隶属冲锋队全国领袖，但实际上，早在1930年年底，希特勒已批准它“独立于冲锋队之外”。（第57页）随着纳粹党的崛起，党卫队的队伍及其任务不断扩大，分支机构骤增。希特勒上台后，党卫队和冲锋队头目之间的争夺趋于白热化。希特勒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34年7月借口“罗姆暴动”，在希姆莱、戈林等人怂恿下，一举血洗冲锋队头目，剪除异己，使冲锋队从此一蹶不振，而党卫队却声威全国，其魔爪伸向各个领域，渗入党、政、财、文各部门。党卫队拥有四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分布在全国二十个局和三十九个分局以及另外三百个边防警察中心站和八百五十个分站，监视着敌视政府的一切活动；它拥有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所率的六万五千名保安警察和二百八十万名风纪警察，保卫国家安全；它还有四万名看守人员在二十座集中营和附设的一百六十座劳动营残酷迫害几十万无辜的“犯人”和抵抗战士；随着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建立起来的九十五万人武装党卫队监视着武装部队的一举一动，在侵略战争中与武装部队并肩作战，敢于同它分庭抗礼，并且疯狂掠夺占领区，残杀无辜居民。由党卫队保安处十万名情报人员组成的影子部队，密切监视着国民的思想动向，象长着触手的水母，几乎控制着整个民族。

党卫队行踪诡秘，纪律森严，规定成员不得向外透露内部情况，遮盖严密，因此连戈林也不知其内情。他曾供称：“局外人是无法知晓希姆莱组织的任何情况的。”（第8页）直到1945年纳粹德

国覆灭后,这个黑色集团的帷幕才被揭开。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通过审判揭露了党卫队的凶恶面目和累累罪行,宣布它是犯罪组织。但在战后的联邦德国却出现了一股翻案逆流,一批被减刑释放的前党卫队头目先后抛出辩白书,企图把罪责推给已故的党卫队同伙,声称普通党卫队“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等等。但事实胜于雄辩,那些身受黑色集团残酷迫害而从死亡营中死里逃生的人们终于向全世界揭开了党卫队之谜。(第10页)有关党卫队史的著作、回忆录和专著,在战后的西方,汗牛充栋。遗憾的是,有些著作虚构情节,哗众取宠;也有的歪曲事实,为纳粹翻案;多数著作又缺乏史料,论证偏颇。尤其在法西斯专政和战火纷飞时期,无数史实并无文字记载,被保存的档案文件,有的被转移散失,也有的被销毁灭迹,致使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至今争论不休,立论无据。

本书作者海因茨·赫内,生于1926年,在1943年前,他还是中学生,1944年被纳粹军队征召入伍,不久即被美军俘虏。战后释放,他从事新闻和编辑工作至今,现任联邦德国《明镜》周刊编辑,长于德国现代史和谍报史研究,著有《卡纳里斯传》等。本书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欧美这类书籍中较好的一种。本书自1963年问世以来,备受西方史学界的重视和联邦德国史学界的称誉,已被译成各种世界通用语言的版本。作者治史态度较为严谨。他不仅批驳为纳粹翻案的言行,而且在许多已发表的有关党卫队史著作的综合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党卫队史,查阅和运用了大量已发表的和尚未公之于众的纳粹档案文献和第一手史料,夹叙夹议,抒发己见,着墨于揭露纳粹党内幕及其残暴罪行,深入细致地叙述了党卫队的兴衰过程,而且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广泛背景和重大事件,深刻揭示了纳粹党头目在政治、军事、外交、种族和对占领区控制等方面的战略决策及他们之间的倾轧争斗,同时也把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可耻下场作了淋漓尽致的描述,通过这一著作向世

界人民提供了极好的反面教材。它既是党卫队的罪行录，也是研究纳粹德国史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史书。

但是，应当指出，作者由于阶级局限，还是沿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评断书中的人物和事件，因而不可能揭示纳粹德国的阶级实质。在某些章节里，作者把民族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苏联的政权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对今日的中国广大读者来说，是不难识别的。本书同我国已经翻译出版的这类书籍相比，内容并不重复，对许多历史事实可以相互印证和补充，能够起到加深认识纳粹德国史的作用。

宋 钟 璜

1983 年春节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二章	党卫队的建立	18
第三章	海因里希·希姆莱	35
第四章	从卫队到党的警察	62
第五章	取得政权	93
第六章	罗姆暴动	112
第七章	集团	157
第八章	海德里希和秘密警察	191
第九章	党卫队保安处	233
第十章	德国中央保安局	267
第十一章	党卫队与外交	305
第十二章	东方民族政策	344
第十三章	最后解决	379
第十四章	党卫队权力的盛衰	468
第十五章	武装党卫队	512
第十六章	党卫队和德国人的抵抗	570
第十七章	结局	635
人名索引		688

第一章 导言

7

他们身穿黑色制服，使整个民族毛骨悚然。他们头戴佩有骷髅标志的帽子，向领袖宣誓忠贞不贰。他们跟从~~从~~①，杀戮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整个民族的各个生命攸关的部门几乎都捏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指挥警察和秘密情报机构，他们警卫总理府，看守集中营，装备起一师师佩戴骷髅标志的队伍，开赴欧洲各地。他们占据农业、卫生、民政和科学领域的要害部门，他们渗入外交部门的传统据点，把持着政府各部门的关键岗位。

他们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党②的卫队，简称SS（党卫队）。正如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歇尼所说，他们感到自己“是一种新型的教派，有着独特的组织形式和习俗”。

党卫队这个秘密宗派，不让任何人了解它的组织内幕。领袖专政的卫队，应当保持它的神秘性，使国民有如面对诡秘的耶稣会③一样，对它望而生畏和不可捉摸；党卫队名义上反对耶稣会，但事无巨细又都以它为楷模。黑色秘密集团④的先生们有意保持

① 夕即 Schutzstaffel（党卫队）的两个缩写字母SS，党卫队以此作为它们的符号。——译者

② 简称纳粹党。——译者

③ 一名“耶稣连队”。天主教修会之一。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为天主教会反对该运动的主要集团。1534年由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创立于巴黎。1540年经罗马教皇三世批准。它仿效军队编制组成，有森严的纪律，会士必须服从会长，强调会士绝对效忠教皇，它以宗教名义于各国政界扩张其势力。——译者

④ Orden 一词，德文原意是：受一定教规和誓言约束的宗教团体。这里喻党卫队成员狂热信仰法西斯主义，绝对服从希特勒，遵守严密纪律，其程度类似这样性质的宗教团体。故译为“集团”，下同。——译者

其存在的恐怖效果。“国家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被蒙上一层叫人窃窃私语和悄悄谈论的政治侦探小说式的神秘色彩”，党卫队副总指挥、保安警察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曾眉飞色舞地这样说过。这个集团的首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洋洋得意地宣称：“我知道，德国有些人看到这种黑色制服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对此很理解，而且也不希望有太多的人喜欢我们。”

人民党察得到，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组织在全国撒下了一张网眼细密的罗网，但是他们却无法看到党卫队的这张罗网。德国人只听到黑色纵队在城市和乡村蹂踏着石砌路面的行军脚步声，还有成千上万男子汉的吼叫声，

党卫队在前进，道路畅通无阻！

突击纵队整装待命！

要去消灭专制，

开拓自由之路。

8

象我们父辈一样！

时刻准备作最后冲击！

死神是我们的战侣！

我们就是黑色的队伍。

成千上万只眼睛似乎暗中注视着德国人的一举一动。警察蛛网象长着许多触手的水母，让全国同胞喘不过气来；四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在全国二十个局和三十九个分局以及另外三百个边防警察中心站和八百五十个分站的所谓触角点里，监视着敌视政府的一切活动。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率领着六万五千名保安警察和二百八十万名风纪警察，卫护着国家的安全。四万名看守人员在二十座集中营和附设的一百六十座劳动营里，恣意虐待

几十万所谓的或事实上的反抗政府的人。武装党卫队有九十五万人，其中三十一万是东南欧的德意志族人，二十万是外国人，他们同武装部队一起作战，并密切注视着军事对手的一举一动。由党卫队保安处(SD)十万名情报人员组成的影子部队，时刻监视着国民的思想。大学、工厂企业、农村、机关的任何点滴情况都被收集起来，上报柏林总部。

但是，有关党卫队各机构的工作方法不得向外透露只言片语，海因里希·希姆莱范围内所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得泄露一星半点。希姆莱经常三令五申，该组织的成员不得与外界人士来往过密。他禁止党卫队领袖们与民众发生民事纠纷，以免法院洞悉党卫队内幕。他还拒绝向中央经济部提供有关党卫队系统所属工厂企业的情况。他命令看守集中营的骷髅队人员：“第一，任何部队不得去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说，波美拉尼亚人的突击队不得在波美拉尼亚^①执行任务；第二，所有部队均隔三个月换防一次；第三，部队人员不得单独在街头执勤。”即使第三帝国的烜赫领袖们也不了解这个黑衣教派的内情。赫尔曼·戈林在1945年供认说：“我不了解党卫队的内情，……局外人是无法知晓希姆莱组织的任何情况的。”

只是在褐色众神末日来临后^②，才撕破了这个黑衣集团王国的帷幕：那些多年来指挥党卫队的人物，出现在四个同盟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犯下了准备战争和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滔天罪行。

盟国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揭示了过去为党卫队组织的帷幕所严密遮蔽着的情况。证人的陈述和提出指控的证据，使人们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种族狂的图景，勾划出党卫队作为民族生物，

① 波美拉尼亚，旧时普鲁士北部的一个省。——译者

② 指1945年4月，德国法西斯政权崩溃。希特勒这批纳粹凶神恶煞，自杀的自杀，被俘的被俘，以及被押上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到历史审判。——译者

学上洁净而患有变态心理病狂人的一部骇人听闻的历史。这种恐怖所造成的恶果是：四、五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二百五十万波兰人被消灭，五十二万吉卜赛人被杀害，四十七万三千名俄国战俘被处死，十万名痼疾难治的病人根据无苦致死术的计划被毒气结束了生命。

1946年9月30日，盟国法官宣判希姆莱的党卫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组织，其理由为：“党卫队的所作所为都是服从于犯罪的目的，即它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恣睢暴戾，杀人如麻，插手对占领区的统治，执行强迫劳动的计划，以及虐待和杀害战俘。”结论是：所有“被正式吸收加入过党卫队……曾经是或一直是该组织的成员，并且知道自己系被用于从事进行按〔伦敦战争罪行条例〕第六条所解释为犯罪”活动的人，俱属涉嫌犯罪之列。

纽伦堡的判决给党卫队的斧标记烙上了政治罪犯的该隐^①印记，从此这种印记就和每一个曾经穿过这个黑色集团的制服的人相联在一起。当年的所谓精华荟萃之所的党卫队，变成了“被褫夺公民权利者的大军”，党卫队将军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无限感伤地说道。毋庸置疑，盟国的判决是存在严重缺陷的，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百多万人竟会集体地、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它没有解释，党卫队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力，将纳粹政权的种族狂变为骇人听闻的行动。

前党卫队队员是不想而且也无法揭开这个谜的。他们声称什么也不了解，经常把责任推给那些已离开人世的同伙，尽量为自己开脱，不想追根究底。最初还有一些人，如党卫队三等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恩迈尔，又姓克恩的人，在他所著的《酩酊大醉》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壮着胆子向公众作一种羞羞答答的自我批评。

① 典出《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四章。亚当之子，杀害其弟。——译者

但是，不久在联邦德国翻案思潮的庇护下，出现了一批前党卫队头目的辩白书。这些头目耽于一般经验，以为同时代的人可能是健忘者。武装党卫队的头头、总指挥豪塞尔，在纽伦堡的法庭上几乎记不起曾经见到“与军队格格不入的”希姆莱到部队里来过。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布里尔感到，普通党卫队“只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团体”，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而且，有些党卫队员一再强调：“从未进行过种族仇恨的教育。”

这时，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毒气室的死亡烟雾中，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已被砸烂的刑场里，爬出来一批形容枯槁的精灵，这些黑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向整个民族揭开了党卫队之谜。¹⁰

他们说：党卫队是一个由狂热的空想家和伤天害理的统治者所组成、受一种魔鬼般意志所驱使、铁板一块的组织。党卫队逐渐攫取了第三帝国的一切权柄，以便建立如同当年布痕瓦尔德囚犯、今达姆斯塔特政治学院政治学教授欧根·科贡所想象的“党卫队之国”，即由党卫队“彻底组织起来的、在一切部门和任何时刻都能调动指挥的统治体系和奴役制度”。分析家科贡在他那本畅销书《党卫队之国》中，把黑色组织的头目描绘为一个行动一致的集团，它“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循序渐进地按部就班地策划，以完全超乎正常想象力的残酷无情，心狠手辣地致力于实现每一个具体目标。”科贡接着说：唯其如此，才“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德国，继而在欧洲”，形成了党卫队之国的“完整机构”。换言之，集中营是党卫队之国的“模式”；党卫队是阿道夫·希特勒在欧洲的真正统治者。

欧根·科贡提出了一种粗略的论断，看来是首次对党卫队这个怪物进行了明白易懂的剖析。1948年，党卫队领袖奥托·奥伦多夫在死囚房里甚至这样写道：“我们必须认真注意一个名叫科贡的人。”如果说，这位教授在这本书里还稍有保留，调子略微持平的

话，那么其他学者所描绘的则是万能和独裁的一幅巨帙而阴暗的油画。

英国历史学家吉拉德·莱特林格把希姆莱的帝国评价为“只有俄国的内务人民委员会才能与其相比拟的国中之国”。艾希曼的传记作者库默·克拉克看到了党卫队“使纳粹暴政的阴影几乎笼罩着欧洲大陆上的家家户户”。法国作家约瑟夫·凯塞尔发现整个欧洲都处在党卫队铁蹄之下：“从北冰洋到地中海，从大西洋到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人人都俯伏在他〔希姆莱〕脚下。”

但是，国内外的编年史作者把党卫队的权力说得愈大，党卫队人物画像的色调也就愈不协调，黑色主宰民族的面貌也就愈加走样。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徒，今天《德意志周报》的发行人鲁道夫·佩歇尔发现：“党卫队队员的眼睛具有一些共同之处，都带着冷酷的凶焰和那种缺乏精神生活的呆滞神色。”他认为，“从眼神就可以识别出”一个保安处的密探来。科贡发现党卫队员都是“深怀不满，一事无成，由于某种原因而郁郁不得志的人，而且都是些形形色色的低能儿”。在秘密警察下层官员中，他看到“充斥着新近集结起来的破落户”；他认为，保安处情报人员是“社会各方面渣滓的大杂烩，他们是贵族、资产阶级、职员、工人中的败类”。

- 11 如果说，贬义词的说服力渐次减弱，那么研究党卫队之国的理论家就乞灵于现代精神分析法的符咒。当年奥斯维辛的犯人埃利艾·科恩讲课时说：“党卫队员，撇开例外的情况不谈，都是些正常的人，他们由于罪恶的超我思想而成为通常的罪犯。”心理学家莱奥·亚历山大甚至把党卫队说成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歹徒组织，他们的行为和犯罪集团通常所干的勾当一样。亚历山大说：“一个党卫队的成员，只要做一点涉嫌不忠于他们组织的事情，那他就会遭到收拾——处死——，要不就必须进行一次犯罪活动，从而无可抗拒地把自己永远和这个组织紧紧相连。按照罪犯集团的古老惯

例，这样的活动也包括杀人。”

但是，科贡学派的理论并不是不容争辩的。早在1954年，德裔美籍新闻记者卡尔·O·佩特尔就在一篇社会学论著中表示怀疑，是否可以一古脑儿地对党卫队贬低评价。佩特尔的看法是，党卫队的成员“不是清一色”，而是“既有罪犯，也有理想主义者，既有笨蛋，也有博学多才的人士”。副博士埃蒙希尔德·诺伊聚斯-洪克尔在她1956年发表的《党卫队》一书中说过，希姆莱机器许多结构的职能各不相同，因而不能“对所有党卫队成员不加区别地作一概而论的明确评断”。根据这位女专家作出的估计，党卫队全体成员中最多有百分之十五的人参与了纳粹政权统治机构的活动：在1944年登记在册的八十万名党卫队成员中，有三万九千四百十五名在党卫队中央处局机关供职，二万六千名参加了所谓警察加强部队，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名在国外德占区保安警察部队和保安处里服役，近六万名任国内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以及二千名为集中营看守人员。

此外，在此期间盟国重新开放了党卫队的案卷，研究的结果是，要求对战后勾画的党卫队图象进一步加以匡正。首先是科贡那本著作引起了人们的怀疑。档案说明，就科贡所提到的日期、数字和人物而言，凡不是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直接经历范围内得来的，这位教授述及的材料就是极其不可靠的。人们对这位达姆施塔特的政治学家每次重版他的著作不得不进行修改一事，引起了注意：

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由“党卫队机构的最不出名、但却最残忍的干部之一”（初版），变成了一个“一开始就经受内心矛盾”（第二版）的抵抗分子，那些凭空臆想出来的战争年代中的各大区保安处（初版）又重新消失不见。同样，科贡还对他的假定，即“第五纵队”这个引人注目的字眼源出于保安处五处（虚构的）名称的

12 这种说法，作出了修正。但是科贡一书的后来几版也提出问题：教授的有些介绍是否还符合现有研究情况。科贡谈到保安处的一种五级干部体系，竟没有一个保安处的人员了解。他让“罗姆的复仇者”谋杀了一百五十五名党卫队领袖，可是没有一张死者名单上提到过这些人。他肯定国家秘密警察处 I 处没有自己的处长，而显然不知道这个处长就是瓦尔纳·贝斯特博士。科贡把 1936 年党卫队武装部队的人数比实有人数（约一万五千人）多说了十九万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波尔被说成是党卫队中央主管总局头目，并显然把武装党卫队司令部，即作战指挥部，当作整个党卫队的一种政治中心。

然而奇怪的是，不管专业历史学家们如何迅速地修改党卫队的流行图像——德国人对此几乎还是漠不关心。因为历史学家的工作有使一个民族自我辩白遭到粉碎的危险：万能的党卫队专断独行。

有关党卫队大量罪行的揭露，使德国人既大吃一惊，又松了一口气。大吃一惊的是，这些罪行使祖国的名字在世界上几十年地蒙受玷污；而所以会感到松了一口气，则是有关黑色集团恐怖政权的知识，至少给老一代从过去无法驾驭的历史中展示了一条狭窄的出路。如果党卫队真正是万能——这一点还可以争论——的话，如果他们确实是未遇上任何竞争者，就把这个国家掌握在自己的铁掌之中，那么对第三帝国的公民来说，抨击这个政策的政策，或者甚至积极地反对这个纳粹国家的罪行，就确实等于是自寻短见了。

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人对揭露党卫队的罪行，并不是不欢迎的：恐怖就是最好的托词，可以自我开脱和获得世界舆论的谅解。看来希姆莱的剑子手军团命中注定了对第三帝国许多德国人拒绝同流合污的意义估计不足。还在 1946 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辩

护士拉特恩泽尔就在纽伦堡提出口号说，党卫队领袖反正是死定了，因此他们必须把一切承担下来——而武装部队这块招牌则必须保持干净。后来美国公布的材料披露，希姆莱也曾有一段时间与1944年7月20日的密谋分子眉来眼去，历史学家汉斯·罗特费尔斯就请求德国同事们注意，不要对这个题目“过分重视”：“事实上德国地下运动史中不存在‘希姆莱’这一章！”

党卫队这个题目对于广大的德国历史学家来说仍然是一块禁区。没有任何一本有关党卫队的著作，没有任何一本论述希姆莱东方政策比较有分量的作品，没有一本研究纳粹警察机构的著作，透露出朗克和特莱希克的后继者们对德国人创立的这个最令人不寒而栗的组织的想法。德国历史学家将这块园地放手让外国人来开辟，他们或多或少地凭着直觉，或多或少地凭着考证学的专门知识，以党卫队为中心着手重写德国现代史。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例如美国人劳尔·希尔伯格写的《消灭欧洲犹太人》(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Jews)，和他的同胞亚历山大·达林写的《俄国土地上的德国统治》，证明都是具有水平的著作。但是由德国著名出版社翻译出版的作品中，大部分无助于以较为具体的描述来取代那些对党卫队的不正确想象，而且大多数作家也缺乏比较精确的原始资料。13

法国作家雅克·德拉律写了一本《秘密警察史》，却没有翻阅过有关这个题材的最重要的资料，即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的人事档案。另一位秘密警察编年史作者、英国新闻记者爱德华·克兰克肖连秘密警察和特别行动队的职权也难以区别清楚。十卷集《德国军事力量史》的作者法国人伯努瓦·梅尚甚至表明，仅仅引用几篇希特勒的演说和过去报纸上的片言只语，就可以写出罗姆事件的始末。结果当然是十分糟糕。作者只是证实了纳粹分子的一贯说法。